

歷史感應統紀

第四卷
王震署

歷史感應統紀卷四

衡山聶雲臺編纂

彭澤許止淨評訂

宋史

劉政鬻菜夫

端拱二年興化軍民劉政震死有文在胸曰大不孝紹興七年八

月都城外鬻菜夫至宣德門忽若迷罔向門戟手罵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
尚宜速改也捕之下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爲乃於獄中盡之五行志

近世科學發明謂被雷震死者皆由觸電而死非關報應然有文在胸曰大不孝請
專信科學者下一解釋紹興七年正秦檜漸用事爲趙構稱臣宋終南渡之幾故

祖宗隱痛附人身而詬罵之惜乎高宗不悟甘心臣虜亦大不孝之罪人也

孝婦冤

紹興間漢陽軍有插榴枝於石罅秀茂成陰歲有花實初郡獄有誣服孝

婦殺姑婦不能自明囑行刑者插髻上花於石隙曰生則可驗吾冤行刑者如其言後

果生。五行志

呼天不雨。插花成陰。怨氣之感動天地如此。司法者可不慎歟。

趙普 昭憲太后不豫。命太祖傳位太宗。趙普於榻前爲誓書。藏之金匱。或謂昭憲

及太祖本意。欲太宗傳廷美。太宗弟廷美傳德昭。太祖子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

美不自安。太宗以傳國之意訪之。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於是廷美遂得罪。

普之爲也。後普疾篤。遣親吏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怨累耳。普

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宗室傳并趙普傳

杜太后 太祖卽位。拜杜太后於堂上。衆皆賀。太后愀然不樂。曰。吾聞爲君難。天子

置身兆庶之上。若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敗。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

祖再拜曰。謹受教。后妃傳

杜太后命太祖太宗兄終弟及。再傳於子。本以愛子孫之故。而反使子孫不得其死。

可謂大錯。然觀其教太祖之言。則實爲人主者千秋金鑑。宜其肇造宋室二百餘年。

之天下也。嗚呼。兄終弟及。尚啓後代爭端。欲求民選無弊。誠不易矣。

趙不怠。趙不怠爲成都轉運判官。適歲饑。不怠行抵瀘南。貸官錢五萬緡。遣令分糴。比至。下令曰。米至矣。富民爭發粟。米價遂平。雙流朱氏閉糴。邑民發其廩。不怠懲朱氏。黥盜米者。民遂定。都江堰不固而圯。故歲屢饑。不怠躬視操板築。全活數百萬。封崇國公。宗室傳

乘饑閉糴者不仁。恃衆攘食者不義。兩懲之。最爲得體。

魏仁浦。魏仁浦幼孤貧。母爲假黃縑製服。浦年十三。歎曰。爲子不克供養。乃使慈母求貸以衣我。我能安乎。因泣下。辭母。詣洛陽。濟河。沈衣。誓曰。不貴達。不復渡此。性寬厚。以德報怨。漢隱帝時。賈延徽與仁浦並居。欲併其第。屢譖仁浦。幾至不測。及周祖入汴。有擒延徽授仁浦者。浦謝曰。因兵戈以報怨。不忍爲也。力保全之。當時稱其長者。淮南之役。獲賊兵數千。仁浦言俾隸諸軍。無濫殺者。仕至宰相。子孫貴盛。魏仁浦傳

凡大有爲之人。其幼時樹立固自不同。幼年有志孝養。長必能仁民。能孝且仁。福必

歸之矣。

陸孟俊。馬希崇以妓楊氏獻韓令坤。會擒陸孟俊。將械送行在。楊氏窺見。慟哭曰。

孟俊往年入潭州。殺我家二百口。惟妾爲希崇所匿。得免。願甘心焉。令坤以詰孟俊。俊

具服。乃殺之。

韓令坤傳

械送行在。或能免死。然殺人如麻之人。豈容倖免。故令楊氏窺見。俾償命債。冥冥中

孰謂無鬼神哉。

楊廷璋。父洪裕。少時漁於紹裘陂。忽有馳騎至者。以二石鴈授洪裕。一翼

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嶽使者也。言訖不見。是年生淑妃。明年生廷璋。家遂昌盛。涇帥

史懿。稱疾不朝。周祖命廷璋往代之。曰。懿不受命。卽圍之。廷璋至。屏左右。以詔書示懿。

諭以禍福。懿卽日載道。後廷璋在晉州。太祖命荆罕儒爲鈐轄。以廷璋周朝近親。每入

府。從者皆持刀劍。欲圖之。廷璋推誠待之。殊不設備。終亦無患。議者以廷璋保全史懿

陰德之報也。子七人。皆不求爲官。垣墁皆進士及第。

楊廷璋傳

不以親貴陵人者。亦不以親貴招禍。理之自然者也。廷璋生由天命。故其子亦各安天命。非惟免奔競之習。亦頗得遠禍患之道。

李崇矩子繼昌鄭伸

李崇矩信奉釋氏。飯僧至七十萬。造像建寺尤多。嘗勸太祖

釋叛黨妻子萬餘人。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十年。上書告矩陰事。太祖釋不問。未幾崇矩爲大將軍。子繼昌累官左神武大將軍。鄭伸早死。母詣繼昌乞丐。家人詬逐。繼昌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

李崇矩及繼昌傳

崇矩仁厚之德。化及子孫。鄭伸陰險之禍。延及老母。餘慶餘殃之說。不誠信乎。而崇矩於儒學之外。更能崇奉釋氏。飯僧造像。種福無量矣。

李超

李超爲禁卒。嘗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解。輒

得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生子濬。官樞密直學士。

潘美傳

超一舉而具二善。全人生命一也。免主造業二也。廣己仁愛三也。食陰德之報。不亦宜乎。

曹彬 曹彬伐江南李煜危急彬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能愈惟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共焚香爲誓明日城陷煜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年六十九薨封濟陽郡王諡武惠子九人璨瑋皆名將諸孫多大官

曹彬傳

按彬初破遂州諸將欲屠城公執不可有獲婦女者公悉閉之一第密衛之泊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之知徐州日有吏犯罪彬逾年而後杖之人問故公曰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未嘗屈焉又嘗欲新一舊居以冬月蟲方蟄壁懼戕其命而止嗚乎如武惠者僅一笞責之微而體貼人情曲盡慈惠非至仁能如是乎其示病也正如維摩詰經所謂因衆生病是故我病一切衆生疾瘳我疾乃瘳存心仁厚如此故子瑋琮璨均秉旄鉞少子玘追封王爵生光獻太后顧九疇云古稱三世爲將道家所

忌。若彬之爲將。正可廣作功德。何忌焉。

曹翰。江南主李煜降州郡皆下。獨江州指揮胡則固守。曹翰圍之四月。力屈被執。翰殺之。縱兵取貲財。而屠其民。厥後曹彬子孫顯榮累世。翰死未久。子孫有乞丐者。通鑑

宋太祖紀

現果隨錄。蘇州劉錫元。於萬曆壬子秋。爲貴州房考官。道湖廣。夢一長面偉人。告曰。吾宋將曹翰也。前在唐朝爲商。偶過一寺。見法師講經。發心設齋一供。隨復聽經半日。以此善因。世爲小吏。從不失官。至宋爲偏將軍。卽曹翰也。攻江州不下。怒屠其城。因此殺業。世世爲豬。於君之佃戶家。蒙君憐而活之。今君泊舟之所。明日第一受宰者。卽我也。有緣相遇。幸垂哀救。劉驚覺。窺泊舟之所。果屠門也。頃之擡出一豬。呼聲動地。劉遂贖之。畜閭門放生堂中。呼曹翰卽應。萬人目擊。史言彬之子孫顯榮。翰之子孫乞丐。昭果報應無差。詎知尙是花報。翰之果。乃在世世爲豬乎。翰之果。世受豬身。則彬之果。安知不永享天福。嗚呼。六道升沈。當人一念。仁與不仁而已。可不慎。

與。又因設齋一供。聽經半日。卽世爲官吏。足證佛法誠不可思議。爲將攻城。廣造殺業。至世受豕身。足知福報最易於淪墜。世之貪享富貴。誹謗修行者。可以爲前車鑒矣。

沈倫 沈倫奉使吳越。歸道出揚泗。歲饑。民多死。郡吏曰。郡中軍儲尙百餘萬斛。尙

貸於民。至秋收新粟。則公私俱利。倫具以白。朝論阻之。今以軍儲賑饑民。若荐飢無徵。孰任其咎。太祖以問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太祖卽命發廩貸民。倫清介醇謹。好釋氏。信因果。爲轉運使。入成都。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奇巧物獻者。皆拒之。在相位。值歲饑。假粟者皆與之。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卒年七十九。謚恭惠。子繼宗。光祿少卿。沈倫傳

設兵所以衛民。若廣蓄軍儲。聽民飢死。是養兵以殃民。國家何取乎。乃滿朝文武。見不及此。倘非沈公深信因果。以自當召和氣致豐稔之言。排朝臣議。堅太祖心。則展轉溝壑之民。誰一爲之援手者。好釋氏信因果之功德如是。奈何輕疵議之也。

盧多遜

盧多遜。貶崖州。食於道。傍逆旅。有嫗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官。盧

多遜作相。令枉道附合。吾子不從。盧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骨肉相繼淪沒。老身流落無歸。彼盧相怙勢妬賢。終當遠竄。妾幸未死。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騎去。通鑑太宗紀

怨家相逢。當頭棒喝。固怙勢妬賢者。所不及料矣。

薛居正

薛居正。知朗州。會亡卒數千人。聚山澤為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

其黨。議盡捕誅。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眾擒賊帥。詰之。僧皆不預。賴以全活。拜大學士。

進司空。卒年七十。論者以居正守道蒙福。薛居正傳

亡卒為盜。何預僧事。況盡加捕誅。此必有意破壞佛教者。欲加之罪耳。非居正代明

其冤。嗟彼緇流。何從伸訴。吾聞飯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五

戒者。以此類推。則全一僧命。不啻全千萬人之命。輿論稱其守道蒙福。不誣矣。

呂蒙正

呂蒙正。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同列不能平。

蒙正止之曰。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為愈也。時人服其量。故事。宰相之

子。卽授員外郎。蒙正奏曰。天下才能。老於巖穴者。多矣。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止授九品官。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封蔡國公。卒諡文穆。

呂蒙
正傳

按金湯編。呂公微時。嘗寄僧寮。執政後。以告。帝賜僧紫袍以旌之。所得恩俸。悉與寺僧以酬德。公晨興禮佛。必祝曰。不信佛法者。莫生吾家。願子孫護持三寶。後從子夷簡。封申國公。叩禮廣慧禪師。夷簡子公著。亦封申國公。叩禮天衣禪師。左丞好問。禮圓照禪師。好問子用中。禮佛照禪師。世世貴顯奉佛。果符公願。公之防動瞋心。畏罹陰譴。皆從信佛中來。夫例授之職。何至遭陰譴。似公借此言以成其讓德。而不知佛法中。確有此理。蓋人生食祿。原有定數。貴家子弟。以享用過度。夭折其天年者。紀籍所載不少。况虛糜祿位乎。公之讓。正所以行其慈也。至公禮祝。願子孫護持三寶。卒能如願以償。足徵佛之感應。不可思議。吾人願力。不可思議。夫人非早種善根。則佛法難聞。非夙修慧業。雖聞不信。非他人力量所易轉移者也。而呂公竟能以願力。

仗佛力。使世代子孫奉命維謹。况以己之願力。合佛之願力。求接引生淨土。豈不如水流溼。火就燥。磁引針。理拾芥。萬無一失乎。願讀此傳者。觸類而通。於念佛法門。倍增信仰。則所得利益。不減呂公矣。

寶禹鈞

寶禹鈞。累官右諫議大夫。致仕。子五。儀儼。侃。儻。相繼登進士第。馮道贈

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當時號爲寶氏五龍。史官論曰。其門族官業之盛。或以爲陰德之報。亦義方之效也。寶儀傳

李昌齡樂善錄。禹鈞幼喪父。事母至孝。三十無子。夢亡祖亡父。謂曰。汝命無子。且壽促。當早行善事。禹鈞敬諾。先有家僮。盜用銀錢二百千。慮事覺。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焚券撫養。既笄。擇壻嫁之。元旦往延慶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泣至云。昨得金銀。將贖父罪。不意失去。父今死矣。禹鈞驗實。還之。復有所贈。凡宗戚有喪不能舉。出錢葬之。遺孤貧不能嫁者。嫁之。貧交及四方賢士。多賴以舉火。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

濟人之急。建書院數十間。聚書數千卷。延致名儒。凡有志於學而無貲者。咸留訓之。後復夢祖父告曰。上帝以汝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顯榮。考終之後。當充洞天真人位。由是禹鈞愈積陰功。爲諫議大夫。致仕。年八十二。沐浴別親友。談笑而卒。五子儀。尙書儼。翰林學士。偁。參知政事。侃。起居郎。僖。左補闕。八孫皆顯貴。范文正公書其事以示子孫。禹鈞感祖父夢示衆善並舉。遂反夭爲壽。轉無子爲多男。不惟壽考。且登仙籙。不惟多男。且得顯榮。范文正書其事示子孫。亦廣修善事。得多男富壽之報。古訓云。命由己造。不誠然乎。獨是禹鈞之事。知之者不止文正。聞而不行。如入寶山而空手回。其亡祖父亦未如之何矣。

王祐 王祐爲觀察使。嘗勸杜重威使毋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會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祐代之。俾察動靜。謂曰。得彥卿不法狀。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相也。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量爲決配而已。還奏彥卿無他。臣敢以百口保之。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戮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祐華

州司馬。祐赴貶。親友送於都門。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我不作。二兒必作。謂旦也。手植三槐於庭。曰。我後必有爲三公者。此所以志也。已而果然。王祐傳並通鑑宋太祖紀

祐謂二兒必作。又謂後人必爲三公。其信善惡果報。更決於于公。而卒不爽。孰謂天道難知哉。

王旦。王旦幼沈默好學。父祐曰。此兒當至公相。初知平江縣。其廨傳有物怪。居多不甯。旦將至。前一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及爲相。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曰。卿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無所隱。益見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準罷樞密。私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準深憾之。已而除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薦。準愧歎。以爲不可及。薛奎爲江淮運使。辭旦。旦無他言。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眞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思旦之言。未嘗求利。卒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正。家人未嘗見其怒。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

問。何不啜羹。曰。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不置田宅。曰。子孫當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耳。遣令削髮披緇以殮。王旦傳

觀王公之容寇準。眞宰相之度。其對薛奎。士遜。眞宰相之言。卽一污羹小事。觀之。不惟曠心淨盡。并絕口不道人過。非盛德能如是乎。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王公當之。無愧色矣。史雖未載公得力於佛。然云遣令削髮披緇。則深心信仰可知。或竟爲乘願而來者也。蘋磯瑣錄。載盧某夜懷百金送公。求爲江淮鹽運。公辭曰。君才不堪此職。敢以私賂廢公道乎。盧慙退。終日焚香。詛公速死。一夕夢神叱曰。王公盡心於國。汝乃欲其速死。帝將罪汝。及醒。汗流遍體。數日卒。呂蒙正之祝願。與佛順。故成正比例。盧某之祝願。與天違。故成反比例。如逆火自焚。唾天自洩。小人無知。可笑可憐。

徐休復

徐休復。知廣州。與轉運使王延範不協。乃奏延範私養術士。厚待過客。與

故人書。作隱語。覬覦反狀已具。抵於法。未幾。瘍生於腦。旣而疾甚。時見王延範。但號呼

稱死罪。數日卒。徐休復傳

雷有鄰。劉偉。雷有鄰與劉偉交游。偉以造僞得試。遇銓。有鄰告其事。偉坐棄市。有

鄰授祕書省正字。自是累上疏。密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書見偉入室。以杖箠其背。有鄰

號呼聞於外。數日死。雷德驥傳

延範誣陷致死。休復應受其崇。劉偉罪有應得。何有鄰亦受崇。蓋有鄰並非爲朝廷

清銓選之途。專爲己身升官發財計。其心不正。故怨鬼得而乘之也。

魯宗道。魯宗道拜參知政事。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爲人剛正。遇事

敢言。不爲小謹。爲諭德時。嘗就飲酒肆中。真宗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肆來。使者謂

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言。以實言之。曰。公當得罪。曰。欺君罪更大也。入謝曰。有故

人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常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

之。魯宗道傳

求忠實之臣。以不欺爲標準。真宗可謂知人。而宗道不敢匿罪。竟得福報。所謂君子

落得爲君子。

劉沆祖景洪

劉沆祖景洪始楊行密得江西衙將彭玕據州稱太守屬劉景洪以

兵欲脅衆附湖南景洪僞許之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嘗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

世當有隆者因命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

公來已而有娠生沆拜同平章事子瑾天章閣待制

劉沆傳

李仕衡李仕衡調鄆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鞠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

即其家謂曰子有陰德此門當高大之後拜尙書右丞遷左衛大將軍子丕緒累遷司

農卿李仕衡傳

景洪更山名與王祐植槐爲志比美皆以深信因果而得高大門楣者仕衡雖不自

言而他人能決之

宋庠父杞

宋庠父杞爲九江掾與妻鍾禱於盧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遺爾子已

而庠生他日見許眞君像即夢中見者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